

我在中山的日子

醫五 蔡泓育

尋找另一個角落

要重拾高中時代那種見題提筆，雖然有部分是勉強，但姑且不論文章內容的好壞，總能完成一篇文章的感覺，對已經荒耕一千五百多個日子的我而言，實在是件痛苦的事，這是在答應乃仁的邀稿之後才發現的問題。

然而感覺是實在的，就像語言是思考的一部分，文字也可以孕育在生活中，至少系刊的復出對有意的人是喜事；對無意的人應該也是個新聞，於是才想試著重新讓這片土地冒點新芽，不過對於要用什麼方式去呈現，既然苛求茂葉成蔭是不切實際的妄想，不妨帶點糊裡糊塗的隨性，反正新芽出土也是綠。

「找一個角落」，自言自語對自己的大腦進行催眠，因為即使是虛構的角落，都讓人有一種五臟俱全的滿足感，一種因地生緣的情分，催促神經去發揮它與生具來的本能。縱是喜歡回首山澗雲靄的裊裊婷婷，或是遠眺碧海浪淘的瀾瀾滄滄，但在此時此地，需要的只是一畦泥土，好讓心靈生根抽葉，去喚回那闊別數年的陽光，所以我在角落提筆，角落是天地，是收藏回憶的抽屜。

房間裡原木桌霸佔了本來是灰塵的地方，而我霸佔了桌前的空間，空間對面悠閒的長腳蜘蛛認真地織著網，網目裡牠一對對眼睛好奇地向下張望，隨著手指敲打鍵盤的起伏節奏自己的絲線，或許是嫌螢幕上黑點雜雜沓沓的明明滅滅，於是喝欠地蜷縮在漂浮的圓心，底下的人仍然忙碌地在角落穿梭無形的網。

實際的東西也有自己的角落，或者說是眼睛，尤其是小小的牆壁，在眨眼那一瞬間遊走邊際，才能體會將思緒投射在那一方透明的心情。在頂樓的窗格觸碰黃昏的

陽光是件很棒的事，累積了一整天的溫柔，吸引你向它要求今晚的溫暖，水晶的框是熱的良導體，或者透過毛玻璃的朦朧讓人們感受，感受拾級而上的時間，漸層地豐富腳底的溫度，在四點十五分的研究大樓，在一樓的窗邊測量輕洩的角度、光的絲線，累積那逐次增加的傾斜、依序更換的斑駁，然後在四點三十一分，其實花了一分鐘的沉默，只為了驚艷這十二次穿針引線的圖畫，方向已經不重要了。

意欲歸去，然後緩緩下樓，徐行間卻又發現另一個角落……

風箏

台中我只放過一次風箏，在兩年前都會公園藍藍的天空下，在碧草如茵的綠浪中。雖然一直搞不懂社團到底哪一根神經會和拉線仰頭、然後邊跑邊躲電線杆或樹枝有關聯，反正就硬是臨時成立了攝影社晴天風箏組（之前還有地下湯圓組、聖誕火鍋組……就是不帶相機），帶著融入大自然、體會天地無窮無盡才能拍出感人照片的崇高精神和滿腹的愉快心情一起飛入等待已久的藍天，實踐和風的約定。

上帝總是會偶爾惡作劇，除了讓學校的狗搞同性戀外，也會讓你閃得掉鳥屎卻躲不過狗屎。如果有人問我放風箏最慘的事是什麼，第一名（從缺）就是踩到一坨別人踩過的，滑倒後用嘴巴和地球把另外一坨沒有人踩過的夾起來；第二名（我應該不是第一個）就是上帝開的玩笑，那麼第一名算什麼？我想那是上帝的懲罰，就乖乖地安息吧！

然而風箏只是乘客，帶著思緒乘風破浪的卻是那悄然無聲的嘆息，是吸入呼出腦汁裡純化粹煉的銘心青春。曾經在離台數十公里的綠島上，絨絨的黑幕鑲滿星子，海

畔一輪滿月鎖得底下的凡人如癡如醉、情思滿腹，在凌晨兩點四十七分、在風的殿堂、在腳下一百公尺的粼粼波光中，一群無語的人卻聽見太平洋數千公里外相同的呼喚，無法闔眼的清醒似乎帶走了一些悲傷、捎來了幾響惋惜，那時的我卻怪罪在耳旁呢喃的風聲。

其實人們的靈魂有時也隱約可以見到一條閃亮透明的「思」線，是否也在招惹風的心情？

7-11

這大概是董事會唯一搞對的一件事，如果他們有參與的話，美中不足的是我們的超商不像東吳大學給學生九折的優待，但至少比起以前多了一點便利。這幾年的改變算是有點戲劇性，外科大樓的成立、下雨就漏水的立體停車場、無障礙空間、微風廣場和建了又修平的外圍車道五百公尺障礙，甚至搖身一變而成爲中部的醫學中心之一，不過唯一讓我那位可愛學弟發表感言的卻是圖書館前的便利超商，「聽說裡面有很漂亮的店員，學長要不要一起去看？」啊！我真恨自己是學長，當下馬上要表現出一副不爲所動的模樣和爲了學弟的幸福可以犧牲一切的壯烈，「不，我喜歡吹風」，這種接近智障的回答讓他半信半疑的走進電動門裡買養樂多。

最近那位養樂多小姐很少出現在櫃檯的收銀機前，套句「男人的劣根性」這幾個字，也讓來上課的某位醫師有感而發的說出：「唉！女人啊！」吳三桂不是不忠，只是多情。雖然在這幾個禮拜才赫然發現會放敵入關的原因不只是一怒爲紅顏，也可以和太過老實或是哈里森有關，但這畢竟是空前絕後。

曾經和另一位跑車學弟談過女孩子美麗的定義，沒錯，平凡的男人就是這麼無聊，而審美本來就是一種主觀的輿論，這次「會談」結果頗令人慶幸，看來名畫也不是人人欣賞，「可是我就不覺得她好看」，不知道女孩們是否會爲了男人這種觀點感到高興，不過男人可以安心一點，至少大家不必搶破頭了。

爲什麼7-11這個標題會演變成這種內

容，一部分是我不知道關東煮除了醬包以外可以加些什麼料，另一部分在於超商只是扳機，擊發直覺寫下一些比較特別的往事。漂亮的女孩總有一種魔力，縱使不敢與她正眼相對，仍能攫獲你的心跳，讓單身的男性感到一絲絲的無奈。

看來上帝這次開了一個二十四小時的玩笑。

家人

不知什麼時候聽到某人的一句話，讓我這輩子只想許三個願望，要是只能挑個簡單的數字的話。生日時祈禱家人平安的絮語吹滅了其中一盞燭光，衰老是光陰洪流在氾濫時最殘酷的衝擊，甚至還記得剛進幼稚園小班時圍牆外不遠處的高壓電塔；小學懦弱的雙手接下躲避球場上第一顆攻擊的直球；只爲了測試新球鞋的氣墊從國中二樓教室的圍欄一躍而下……如今二〇〇二年的聖誕節卻即將伴著玉山山頂的瑞雪降臨人間，也落在父母的臉龐和頭髮上，一年級幾乎每個週末回家的我，現在卻累月才讓聽筒之間的電流偶爾證實自己的存在。

電話不是聯繫思念的理由，或許距離才是、或許在心情並不激越的時候才是。如果每年十一月的深秋，在逃離地平線的天堂飄下數葉顫抖的紅楓，隨著季節邊緣輕輕擦過足跡的衣腳，殷紅的視線似乎又讓心跳疊起了回憶，鑿開記憶的門扉，而我卻幼稚地到現在才發覺，發覺垃圾桶裡磨破的襪子隱約泛起十幾年前縫補的痕跡、發覺父母不是因爲討厭才不吃雞腿、發覺自以爲是的成就或不滿其實只是眼角皺紋裡被包容的一條絲線……

台灣任何一塊土地都不曾讓遊子感到陌生，面對千篇一律的相同路燈，大概這些無法飛舞的巨大螢火蟲想要讓人們的經驗和老家的河畔重疊，去激出一股拓荒的能量，源自潺潺流水細柔卻又綿長的思念，那種磨圓鵝卵石的神奇推力，也在二十多年前，在一個還不懂另一種孤獨的心靈旁邊，溫柔地搖晃他的美夢，述說故事中交錯的血脈流著似曾相識的熟悉汁液，縱使離樹的落葉想要飄零，卻不會枯萎、卻紅

得脈落分明。

今夜喝醉的風鈴似乎又響起蹣跚的步伐，震得那片片飛舞的心籤迷失了回根的方向。

一中有三寶

雞排、大腸、隨手包，是我自以為的一中三寶，是讓旅人聞香下馬的心動。當然指的是高中旁的夜市，尤其微寒的冬夜讓人卸盡對攝取卡路里的武裝。雖然雞排這幾年內漲了一些，雖然知道牠們真得是無辜的，仍然擋不住內心那股原始的悸動、腦袋裡想要接近的直接命令，而道聽塗說要消費才能促進經濟繁榮，那麼一切痛苦就讓我來承擔吧！還是買下了手中這兩個巴掌大的溫暖、整個世界的滿足。

喜歡藝術的饕客們有福了！如果等待是一種美德，那麼沉醉在炭火緩緩上升的幾何圖樣中的我想必可以當選十大傑出青年，除了呆望迴旋白煙在空氣中作畫外，大腸幹麻包小腸？看來是比相對論還令人頭痛的問題，味蕾討好大腦的腳步可是超越光速的，人們怎麼可能來得及思考！美味不需要方程式，只要張開嘴巴。

遐想液體剔透的身段塑造什麼？柔情尚須似水，手中的木瓜牛奶怎麼能躺在水晶棺供人祭拜，隔著薄膜順著冰塊擺弄指間的萬千姿態，再微閉雙眼徐徐飲入，生命似乎又回到了原點，或許單純的人容易滿足。牽掛在嘴裡胃裡的是千金難買的滿漢全席才輪得上首位？誰知道！沒有心跳的馬蹄就算不是錯誤，也是遺憾，遺憾咀嚼的不是雪中送炭的輪跡，卻是錦上添花的堂皇車身，只為入口的是食物、飽足靈魂的是心情。

炭火處處，從大慶街快炒到書鄉旁的布拉格，舌尖的鬆餅躍向弘爺熱氣蒸騰的麵條；往龍心誠品的鬥牛士回溯河畔旁搖曳的若柳一筋，暗轉花明又是車水馬龍的日本江屋；在六六順大快朵頤竟踏入滿座高朋的新綠洲茶行，沙漠裡躍著整年高掛的陽光盒子；趣味一下薰滿一身的泡菜火鍋掩蓋不掉香蕉新樂園的人文氣息和那瀟灑到耕讀園的香榭流水……鐵鞋踏破的覓訪，獨身或群遊，「三寶」也是瓶中信裡

祕藏的一頁摺痕，向外的一面是朋友、向內的一面是自己。

為何你明明動了情，卻又不靠近？

我在中山的日子

之一、蒲公英與鐵路

寂寞的東風攜著幾許白色芬芳步過春神的秋千，平交道旁哭紅的閃爍眼睛拼命地眨呀眨，傷得騎士停下車想要拭乾她的眼淚，然而欲舉還歇的右手卻陷入那飛奔的心緒隨著車廂任性地擺晃……

會七上八下的除了情侶的心和行政大樓的電梯外，還有三月末的春雪。那天幸運地把自己反鎖在公寓的鐵門外，既然不可能湧出開天闢地的力量、頂多是氣勢，總不能叫我對著在那兒冷眼睥睨的大門來個端坐敬亭山吧！索性瀟灑地安步當車，縱使不如東坡的豁達知命，也仿得幾分竹杖芒鞋輕勝馬的神韻。不過從芒鞋揚起的可不是煞透風景的沙塵，令人訝異的，春神竟差來了如此可愛的精靈，好奇而鬼祟地出沒在忠明南路上，在最接近小孩笑容的地方。笑聲是無法阻擋的，這些不小心從秋千灑下的小不點兒也同樣令人無法抗拒、不想擺脫，讓心情乘著散開的微風輕翔，在亭樓屋宇之間百轉千迴，說不定哪天都會落在你我思念最深處的陽台。

或許心疼殘缺了一道橫線，它這次選擇遞送旅人的心情、化為守候里程最深情的吻。大概少的是最上面那一劃吧！所以四線譜出的抑昂頓挫裡忽略了幾許冰霜般的尖銳，卻多了數分應景的雄渾，襯托鐵輪沉重的氣勢；但蒲公英是輕靈的、是跳動的音符，不會因為自強號匆忙的腳步而遺忘平快列車那種處處舒緩無爭的休止符。在火車上注視著學校，漂浮的春雪稱不上漫天，甚至有時像是要分手般的隱藏，隱藏坐墊腳下那蔓延千里的無聲樂章。

誰來告訴我那永不相會的平行線在等待什麼？是蒲公英還是旅人的心？

之二、六十分之一秒的夏天

社團是讓大學生活與眾不同的文章，寫

出心頭點滴穿石、如飲冰水的深沉刻劃。動漫社在我二年級擔任幹部的期間，令人無法置信地接下了帶動中小學的活動，雖然本人也是始作俑者之一，初到彰化伸港的路程尚不算遠，可是叫一個平常只會看漫畫的標準社員（現在好多了，新的學弟妹手指和頭腦都比我還靈活）去帶一群國小小毛頭畫漫畫，內心深處陡然湧起一股蹂躪國家幼苗的快感，啊！是無比的歉意，可是人都已經去了，生米都煮成熟飯了，也只能坐在床沿偷偷的啜泣，唉！誰叫我是好人呢！就算接受用左眼和右眼都同時證明一群十一、二歲兒童無心的塗鴉都比我這隻帕金森末期的猴子登得了廳堂的無情事實，仍然要擺臀扭腰的在團康時間像條有僵直性脊椎炎的海豹玩弄著籃球，當然沒有香蕉或者是冷藏的沙丁魚，不過卻看到最純真的笑容和鏡中似乎年輕許多的容顏，這就夠了嗎？當然不夠，受傷的心靈還需要學校和教育部雙重補助的安慰，那麼一切才算是上帝無法修改的傑作。

千萬別說是因為模特兒穿得比較清涼，打死我也不會承認，攝影就是要體會天地無窮無盡的萬般滄桑，才能拍出好照片，才能不小心拍到神來一筆的秘密特寫，而上相的人不過是位全程參與的臨時演員……攝影社的男人是最正派、女人是最純潔的。難道是天生偷窺的慾望讓底片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光線的洗禮，卻每次人像外拍總是沖出一堆用長鏡頭狙擊的幕後花絮，就是那種場景右邊有秀色可餐的模特兒，左邊一群飢腸轆轆的攝影人，然後我就是在一旁冷笑的漁翁，啊！攝影社的男人是最正派的，其實我只是微不足道地默默付出自己寶貴的青春爲了社團評鑑的美麗願景而努力罷了，真得沒有什麼！

會讓人感動的是一種純粹的美，神秘的光線透過八片葉扇悄然揭起永恆的面紗，沉澱的粒子頑固地抵抗藥水的沖刷，它們了解天地、體會動作、歌詠心情，所以才不死心地攀爬登附、糾結成色。之前看過一些國際沙龍的作品，頓時有種北燕南飛，遍地鳳凰難下足的空虛感，看來平凡的土雞除了搖搖晃晃的走路以外，想靠著夜市裡那種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的魯翅飛

翔是有點不自量力，更別奢望一展東龍西躍，滿江魚鱉盡低頭的豪邁，但至少踢踏的雙爪可以整山遍野奔跑，去馳騁滿身泥濘的痛快。

那是標準鏡頭的速度，烙印回憶的快門。

之三、天涼好個秋

今天又遲到了！每年的這個時候，全身上下的ATP總是要耗盡氣力地和那平時明明沒有幾斤負擔的棉被拔河，你問誰贏？看到我無奈地在立體停車場替愛車找落腳的地方，不難想像家中正在狂笑的那條該死破布，可是就寢時分，卻又沒志氣的對它又摟又抱、逢迎屈膝卑賤地討好，十足的奴才樣，看來這輩子是被吃定了……

如果周公賜給我力量，讓沉睡的木乃伊從法老的黃金詛咒破繭而出，路人便會看見恍惚的幽靈趕在八點十分往赴復活的盛宴，或許是習慣了胸口雙手交叉的角度，行屍就算成了走肉還是在奈何橋畔打轉，台上陣陣的木魚聲敲得還魂的靈魄隨著墳場喃喃超度的梵音糊裡糊塗地喝盡心中的孟婆湯，就讓我們在一百分鐘後的來世再見吧！

投胎了嗎？十八年後的好漢當然要在微風廣場的咖啡吧煮酒論英雄、大提當年勇。梁山泊的土匪窩可不止一個地方，官兵第一個要圍剿的狡窟大概是學人樓的學生餐廳，把守第一關的是甩豆干的歐巴桑，用那經驗豐富的雙手穩穩掌握著協持命運的夾子，在凝滯的空氣裡讓慈悲良心和老闆叮嚀在靈魂最深處交戰，天使總是勝利的一方，終於讓天堂額外的豆干帶著豐沛的魯汁滋潤了久旱的餐盤，化爲粒粒皆辛苦的滄桑。還沒結束呢！縱使不必過五關、斬六將，通行口令可不能免，別看那些阿公阿婆沒事手就抖呀抖，我就是抖不進那些湯料，永遠就是滿袋的兩袖清風、大灌蟋蟀，嘴角微揚的金牙彷彿在告訴我：「肖想趁你爸搶？肖年耶！擱等四十年啦！」。

可等不了四十年啊！越過停車場到行政大樓三樓的員工餐廳，在這裡沒有一羽不能加的真功夫可是會大傷荷包的，健保下

的醫療給付和一百公克十七塊的價位相比簡直是自由樂捐；還有一種練功練到走火入魔的詭異狀況，就是來吃魯肉飯的朋友們，經濟不景氣是實，可是鍋底那種沒包料的麻薯實在是我無法成就的境界，竟然淋著醬汁配著幾葉蔬菜就完成民生大事，只怕省錢卻花了健康。

飯後悠閒地走走路也是健康的一部分，午後傾斜的陽光灑下遍地金黃，趁著秋意襯著新意在萬千斑斕的疏密葉影中幻想阿里山的森林浴，好吧！我承認只是望梅止渴，只是一種反共復國的衝動，想要去光復校園裡衣帶漸寬、消瘦憔悴的綠意，不知在此安巢築窩的鶯鶯燕燕是否有點後悔？

然而在鋼筋水泥包圍的四面八方，無心聽課的空虛心房單人床般地鋪設自己的時間，時間它卻下一張下一張地沉入潛意識的大海。

之四、33%的幸福

這幾日的寒流迫得我不得不添件外套，老實說，心理倒有點暗自竊喜，數萬個毛孔老早就期待這種黃袍加身的御用溫度，也讓皮膚輕嘆經緯編繪的一層織料竟能如此八面玲瓏。會喜歡冷冷空氣大概和從小怕熱或者也是迷戀那種暖暖冬意的雙重矛盾有關，今年中秋以後的心情隨著嘴裡輕哼的歌曲起起伏伏，不過大抵上是倒吃甘蔗，頗有漸入佳境之感。值得留在脣齒間沁入腦門的甘甜，當以立冬到驚蟄這四個月稱得上是醍醐灌頂，箇中滋味該算身處台中的一種幸福，加上學校附近空曠的所在確不少，晚上抽空繞路而過，特意的邂逅總讓人包圍在新地重逢的喜悅中，故人當然是那股籠罩週身的清涼熱氣，不信的人不妨找個時間去拜訪老朋友，應是相識已在相逢前。

十一月除了高山上思念的楓葉外，街坊、道路、校園和游移在四度空間中的大小身軀，熙熙攘攘總是眼花撩亂，千紅萬紫又尋入團團錦繡般的花叢中，不，應該是爲了擁抱季節更替而換上的簇新外衣，瀟灑的暖意竟也欺騙了慵懶的視線。

十二月的鐘聲敲響了期待的心情，心情

是一年級懵懂的衝動、來年自由的美夢、第三年初進學識的殿堂、四年級想轉變的挑戰、最後一年不捨的珍惜。但無論光陰如何切削，或許是因爲人的心志想要保留一些有意無意的堅持，鋒芒總是會恰到好處的停留在特定的地方，像是虛劈、更似實鑿，搞得我分辨不出是因爲環境、時間還是經驗轉變那整湖澎湃化成漣漪，而水依舊是水。

一月是超越極限的自我挑戰，有一種獨酌高粱的痛快、明知醉死也要逞強的傻勁，說得明白一點，大概是痛不是快、是傻卻無勁，這是我用幾乎無力的雙手顫抖地捧著那幾十本共筆，竟卻扳不動佛陀一根腳指頭後的覺悟，只能喃喃：「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但菩薩依舊是慈悲的，祂讓祝融的祈福化爲一根根火辣熱情的黑輪、有時是雪地裡奔跑的魯味、寒風裡高啼的雞排。我心甘情願走那一趟十八層的煎熬。

二月團圓的年菜讓乾枯以久的沙漠化爲滄海，就像鱷魚一年也只期待牛羚一次的渡河，然後噙著淚水呼喚手上的火柴不要在北風中熄滅。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只能靠那些微的光亮取暖，幸福與苦痛是天平兩端最公平的籌碼。一位好友曾經問我說：「折一千隻紙鶴，真得能實現願望？」「如果每雙翅膀都乘著一句無私的祈禱，那麼就算不爲你成就，也必爲需要的人。」因爲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要我們奉獻十二分之一的幸福。

獨運匠心，冰藏冷冽夜光杯裡發酵33%的純釀，享受100%的微醺。

在那遙遠的晴空下

好個悠悠長長八千里路雲和月，輪下昨夜今日滾出了多少消磨；夢酣火紅夕日風起雲湧、醉仰無眠銀月兩地長江，而我倏忽間已往來三回、經歷五年。舟子說：「客官，也該揚帆了吧！」江心沒有猿聲倒影，碧水中滑落幾許寒愴，「行船吧！」「何方？」「就東流吧！」於是竹篙槳櫓緩緩移動，逝水東流。

何處泊岸？心中約莫暗暗有譜，想是北上求經的人多些，騷人墨客隻身赴京，能

否衣錦還鄉？該是十年寒窗的危危顛顛，又要長亭古道、芳草笛聲地送別了，也不算參商不見啦！共燭累觴卻是可遇不可求了。

不變的是一樣的天空，就算此後紅塵兩分，迷茫中嶄新世界並不是懷疑的海市蜃樓，雙手滿掬一泓，未知的也是那沉碧，水樣定格的瞳孔，望入捧在掌心的藍天白雲，生活成了指縫間流洩的水銀，成為鏡樣般的投射。而人的心要投射到哪？到隨遇而安的異鄉，穿起白袍踏著滿腳忙碌在巨大象牙塔裡焚燒七百個日子的光陰，那麼請記得按下回家的密碼。

雁子南飛，是否還記得北方的雪？旅人這回北行南遊，雁子不記得，他卻刻骨銘心，他卻親眼在視網膜烙印那片白茫、角落裡的蛛網、彩虹下的風箏；隔著自動門永不停歇的閉閉闔闔懷念楓葉大街小巷、戶戶炊煙地巡遊，帶領蒲公英從三月的鐵路穿過快門來到西風纏綿的校園，然後在農曆十二月的冬季裡歸根，化為春泥，我們總得努力綻放些在晴空搖曳的花朵不是嗎！

或許這土地我一方來，將八方離去。來的是散佈記憶的電流，去的卻是一顆跳動如昔的思念，於是不會聯絡了，那麼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還看得見雁子嗎？我又怎能熄滅這盞心燈呢！

新的故事卻才剛要開始，窗前的人下意識地數著街上陌生的紛擾，心裡卻盤算……